



科普文学

## 射电望远镜

曹世明

“中国天眼”，身在洼地，视野无限。  
射电望远镜，世界最大；  
“光年之外”，“功力”强大。  
银色巨“眼”，气象非凡，  
可洞悉深暗宇宙。  
灵敏度，世界数它强，“天眼之父”。

探知天文科学。  
南仁东倾毕生心血。  
观遥远星系，山作眼脸，圈是眼眶。  
引力理论、星系演化，  
科学巨匠意气发。  
看今朝，全人类赞叹：“中国天眼。”

小年一过，大年越来越近，小城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。

小区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园子里的树枝上也垂着一串串小灯笼，似一串串冰糖葫芦，道路两侧的花槽上新添了花草。白天，鲜艳的花儿在阳光下泛着金光。夜晚，小区几栋高楼在五彩串灯的装扮下美轮美奂、流光溢彩。

小区内来来往往的行人多了起来，你提一个大包，我提两个小袋，一个袋子里装着刚宰杀的鸡鸭，另一个袋子里的鱼儿正活蹦乱跳。热情的女保安乐呵呵地刷下门卡，“欢迎回家”的语音播报声此起彼伏。

大门外，一位穿着红衣的中年女子在路旁支起一小摊，随身携带的小喇叭在循环播报“醪糟、汤圆面”。摊位前已排成一条“长龙”。女子从盆里舀起一瓢醪糟，再适度添些甜水装在盒子里，微笑着递给顾客。女子一盒一盒地递，顾客依次用手机扫一扫摊位前张贴的微信二维码。大半天过去了，女子却依然没有停歇。

趁排队的间隙，有顾客与之交

## 年味

周成芳

谈。答曰每年春节前几天都是全家齐上阵，在附近几个小区轮流设点。除夕前三天人手不够，还得以每天500元的报酬临时请人帮工。排在最前面的阿婆说，她家的汤圆面又香又糯，口感极好，醪糟味道更是一绝。儿子、媳妇儿都特别喜欢，她计划多买一些。

坐上公交车，去城区转转。往年这个时候，大街上多了很多挂外地牌照的车，扎堆的车流如蜗牛爬行，人们戏称腊月里的小城变堵城。今年车流量明显减少。随着冬季国内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不断出现，为减少春运期间人员聚集流动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，各地积极出台多项措施，号召春节期间就地过年。

车厢内传来的一阵阵清沁人心脾。哇，好香！有乘客忍不住欢呼。循香望去，见一女子一手抱着一大束蜡梅花，另一只手扶着车把。“刚买的，

准备拿回家放在客厅里，据说可以开到元宵节。”女子笑吟吟地说道。“我一会也去买几束花回家”“整个新年都在花香中度过，多好”。因为有了花香，车厢内顿时涌出一股暖流。

城区中心广场，本土书法家正在挥毫泼墨，免费为居民书写春联。有的愿福气平安，有的望诸事顺利，有的盼一家人健健康康。书法家们根据各自的新年愿景，将一个个寓意美好吉祥的诗句写在喜庆的春联上：“四海笙歌迎虎岁，九州英杰跃鹏程”“人间喜庆康平世，虎岁承欢幸福春”“金牛昂首高歌去，玉虎迎春敛福来”……隶书、小篆、楷书等各种字体的“福”字与寓意吉祥的大红春联展现在人们眼前，个个眉开眼笑。

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得起个大早做扫除。这年头，大多家庭都有保洁员定期清扫房屋，但传统的除尘仪式必不可少，而且得全家一起齐上阵。除夕当天，主人将自家门前的旧春联轻轻撕去，再贴上崭新的春联和“福”字。屋子里焕然一新，一家人开开心心辞旧岁，红红火火迎接新的一年。

## 青葱翠绿

欧文礼

在倒塌的老屋基上  
兄弟种上蔬菜  
他把未曾见过的曾祖  
种成韭菜  
一茬又一茬  
都是子孙绵延的梦  
他把爷爷奶奶种成苦瓜  
好让我们咀嚼  
他们一生的苦  
他把父母种成莲花白  
长大成人我们  
至今还被  
一层一层紧裹  
老墙土营养丰富  
浸着几代人的血脉和汗水  
浸着几代人的心跳和目光  
兄弟种植的蔬菜  
自然青葱翠绿

## 我们

吴群芝

一场雪就这样化了  
我们过十字街，你说等等吧  
另一场雪来了我们再去滑雪

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等  
在天气预报里，大雪封山  
麦冬草幽蓝的果实  
被雪覆盖，围在身边的雪啊

多么纯粹，像倒叙  
拾起生活的目光投向湖边  
我想要打你，多么稚气呀  
投出去的雪没有惊飞的白鹭飞得远

## 返乡

蒲 苇

长辫么妹把冬日的闲适剪成  
喜庆的窗花，贴在瘦骨嶙峋的窗格上  
彩纸上飘出的朵朵童谣  
迎来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

听！梧桐树上的喜鹊叫过三遍了  
今天是蒲家老五老六返乡过年的日子  
如今家乡宽阔的水泥路，离不开  
兄弟俩的慷慨，他们的归来  
像特等的喜讯，让整个村庄忙乎开来

故乡那口深井里的水，被父老乡亲  
挑得只剩下碗口那么大小点儿了  
喜庆的乐曲，渲染了质朴的笑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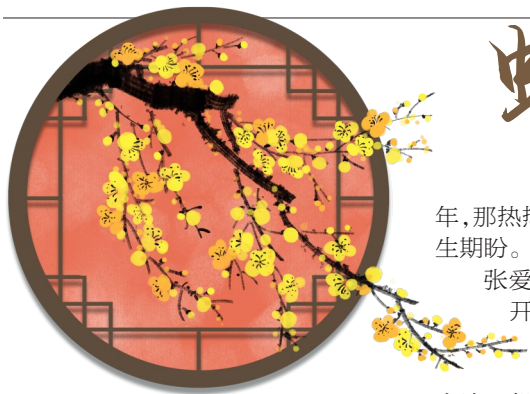
“蒲家山吉祥！”绚烂的烟花漫天飞舞  
这里的土地不再是贫瘠的模样  
父辈们的肩膀不再受捆绑  
深夜的墙头里，不再有苦涩的触须探出  
冬日暖阳，甜蜜地倚在窗格上  
亲切的方言俚语洋溢在等候的声浪中

## 车票

张文龙

是一盏小小的灯  
迷人的光彩  
交织着痛苦与欢欣  
不可预知远方的呼唤  
无法遏制人生的行吟

谁不是带着被剪的伤口  
对那归途畏若迷津



## 蜡梅

蒋媛媛

年，那热热闹闹的阖家团圆更令人心生期盼。

张爱玲曾说“我喜欢一切无叶的开在枝干上的花”，蜡梅便是这无叶之花。立冬之后，蜡梅枝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，花骨朵儿如雨后春笋次第冒出，无需绿叶的衬托，嫩黄的蜡梅花便星星点点挂满了枝头，那花瓣晶莹剔透、娇嫩欲滴。我喜欢蜡梅的香味儿，它不同于玫瑰、月季等大多数鲜花，无需近触细嗅，远远地便能闻到缕缕暗香，沁人心脾。若是遇到清风拂过，蜡梅花香四溢，持久而浓郁，会让你整个人都被暗香包裹着不能自拔。

喜爱蜡梅，还有些别的缘故。早在高中时代，学校里便有两棵蜡梅树。一到冬天，校园里便弥漫着蜡梅的暗香，许多同学驻足在蜡梅树下拍照留影，成为冬日里亮丽的风景线。蜡梅树就在我们教室的窗户底下，一阵风儿吹过便满屋飘香，常常在不经意间轻扰到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莘莘学子。我的语文老师也是酷爱蜡梅之人，某一天语文课前碰巧遇见同学折了蜡梅带入教室，

老师大为不悦。课堂上，她神情严肃，一边用犀利的眼神扫视着我们，一边字正腔圆地说道：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梅花和蜡梅都是冰雪傲骨，你们这些孩子是配不上蜡梅的。”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从教多年，饱读诗书，如莲一般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青涟而不妖”，我知道她是断然不能容忍这些不文明的私趣的。老师的一席话，让那两位同窗羞红了脸，也让我们都明白了蜡梅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从此便断了满足一己私趣攀折蜡梅枝的念头。而我，对蜡梅的喜爱也更深了一层。

前些日子，一位南充籍博士黄国平的学位论文致谢走红网络，文中记录了他22载求学生涯里的“一路风雨泥泞”和诸多命运坎坷。面对人生的种种艰辛，他咬着牙一路高歌，从小山坳走进了中国科学院，如今成为腾讯的高级研究员。他的励志人生故事让我想到了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追梦路上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荆棘，有苦难，面对人生的寒冬，得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不畏严寒的毅力，方能走过苦寒岁月迎来新生。

古语有言：“惟有老梅标致别，岁寒时节自春风。”珍爱这蜡梅花开的冬天吧，在纯白的世界里沉淀自己、积蓄力量，静候万象更新，在不远的春天必将百花盛开、蝴蝶自来。

腊月的某个夜晚，携子加班晚归。一进小区，便隐隐约约闻到了一阵熟悉的花香，心中一阵欢喜。“是蜡梅花吗？”我不禁脱口而出。“是的，妈妈，小区那边有一棵蜡梅树呢。”孩子一脸笃定地说道。我的心里又闪过一丝懊恼，在这里生活多年，竟不知小区深处还有一棵蜡梅树。若不是在这空旷寂静的夜里，夜风忽至送来了花香，恐怕我又要错失这心心念念的蜡梅花了。

人们大多喜欢春天，春天万物复苏、百花齐放，目之所及都是希望。比起春天的姹紫嫣红，秋冬季节确实清雅了许多。但在我眼里，秋冬也有它独特的韵味。深秋时节，满城尽带黄金甲，那一排排银杏带来了秋的浪漫。待金黄的银杏叶洋洋洒洒飘落之后，我便痴痴地等着那一树树蜡梅花悄然登场。赏过蜡梅，春节也就不远了，亲友们会从五湖四海返乡过